

心程

■ 余 人 ■

楔言 這不是一篇有架構，有主題的文字，它只代表著一個渴望在這個時空中抓一把「實在」的人，所抓到的一些，沒把握它們就是實在，畢竟，它們是「抓」了以後所僅得的。

笛卡兒的穩當，他的暫時倫理，他的不出版理由，都淋漓地表現出他對羣衆，平凡的大多數，妥協的一面，這是理性主義使然呢？還是源於法蘭西血統呢？在「我思故我在」一書中，許多的圓滑充斥其間，和德國哲學家有稜有角的持論大相逕庭。

海德格，這位許多德國存在主義巨擘之一，他對死的真實態度是那麼地壯邁。

死是無時間性的，它時時籠罩著我們，有什麼事我們能拖延到下一刻，而又有把握下一刻我們一定仍然存在而去完成呢？有這種負責人生的人。有幾許？

所謂「學生」易，「學死」難，我們這一批「大」學生，終日碌碌於「學生」的勾當，可曾考慮過「死之將至」，不要嗤笑持這種論調的人，請尊重「各別差異」、「鐘鼎山林，各有天性」不就是這個道理嗎？

佛云：四大皆空，堅決反對人生中有固定點的存在，不錯。固定點的存在誠然招致「得失」之心，喜悲亦源此而生。可是，無喜無悲的人生才是人活着的目的嗎？當然，我仍相信「空門」是一些「歷盡滄桑」的人們的唯一歸宿，決定人生中的固定點即決定了人生的骨架。可是，如何決定呢？那不是我能提出答案的，我所吶喊的是。注意：注意「如何決定？」！曾有人說物理系同學是機器，有人反辯曰：縱是機器亦是通靈的機器。天啊！通靈的機器仍是機器啊！

存在是非理性的嗎？可以這麼說：雅斯培說的好，在理性世界之外仍存在的不是「存在」嗎？人有着理性的觀念，可是在人生的真實層面中，理性的出現又少得可嘆，這可代表着人生的悲慘嗎？未必，人生確實具有荒謬性，悲劇性，那不正是人類播下智慧種子，綿延後世的良田沃野嗎？在「美麗新世界」一書中，赫胥黎清晰地勾劃出「烏托邦」的可怕，不是嗎？

唉！既然理性在羣衆中如此「知易行難」，何不待彼此「慈悲喜捨」（註一）一些呢？叔本華不是常強調一個觀念，「在我們厭惡一個人之前，讓我們先想一想他是和我們一樣的孤寂、虛無、焦慮、不安全以及「可憐」，同是「天涯可憐人」又何必「相煎太急」呢？

尼采的超人觀念是如此地震撼，我可以默想「陳某」對此的憧憬，這是他自負的根源嗎？

熱情、反傳統、不滿羣體帶領前進，統治是屬於超人的，否定了民主精神，尊重大多數，即便那是錯誤的，欣賞羅馬，希臘文化中衝擊出來的英雄。可是，他堅認——

一棵敗壞的樹不可能因為移植一粒完美的果實而獲重生！

要重建必先破壞，和「老子」的「寧修毋重建」的觀念，豈不「剛柔」相剋。在此，不論功過是非，尼采可能太「激進」了一點。不然，到老年也不致於發瘋，試問，到底這是一個屬於人的世界呢？還是「世界」只是追求永恆真理的宇宙中的一個區體？「世界」是——

「工具」抑或「本體」？

爲了下一代，犧牲這一代，多麼重「存在」！重「千秋萬世」之業，可是，什麼可以保證「下一代」一定得救？而這一代的「存在」却在「存在主義」的口號中犧牲了。

實在有許多「才能卓越」、「熱情洋溢」的領導人物，他們的目標，行徑，可以控制並且決定所有人的生命態式，試論秦始皇，難道他心中不存一絲愛民族的赤誠，希特勒、墨索里尼，這二位存在主義中（註二），所脫穎而生的獨裁人物，他們的信心超越了他們的死亡恐懼，難道這也是「名利中人」的行徑？我們可以認爲他們是——

瘋子，可是瘋不正是「羣衆」對「超人」的「恭維」嗎？

尼采的「上帝之死」不是託諸「瘋子」之口嗎？「紀伯倫」的「瘋子」一書中的人物，不是使人洞悉了「真人」的「真性情」嗎？

他們「壞」嗎？他們「錯」了嗎？

他們的「自私」比「人本自私」又多了幾何？

善惡本是一念之間。可惜，善惡論定在「後」罷了！

如果「超人」仍自認爲是「人」，而予人以「人的尊敬」，他們儘管平庸，他們仍是「人」，不是「器」，那麼在行使 *over-man* 之 *power* 的時候，就不致於太輕易地就下決心，犧牲這一代了。

中國的重經驗，重實在，在這理性迷漫，重分析，重科技的時代裏，難免予人以一種頹廢，退後的文化模式的感覺，然而，中國人依然活得安適，「華民族仍是四大古文明之僅存者。試問「科學」難道這些都沒有「理由」嗎？

科學知識之獲得，在於——

吸收經驗，獲得資料、分析、綜合。西方重「後」二者，中國重「前」二者。如果，西方科學肯從「中華民族」敏銳的吸取經驗、歸納資料的成果中、分析、綜合的話，科學的前途將更爲可觀，可是——這是一個開放的世界，文化的交流是如此密切，自得其樂，亦不可能，崇洋媚外更成了通病，儘管中國人在文化價值上有一完整的人格，這世界的存在，少不了中國人，可是，這種「人格」雖然是「完整」的，却非優秀的，非領導的，世界是該統一的，中西是該合璧的問題就是，誰是統一後的領導者（自然涵化是偷懶行爲）。

註一：禮義廉恥，國之四維，爲儒家所提。慈悲取捨，佛之四心，爲佛門所倡。

註二：「存在主義」一名，非始於「尼采」，乃始於「沙特」所定之（*existentialism*），在此因用之。